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I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乖巧安靜的小少爺

大自然深深觸動了這孩子細膩的美感知覺，
並且成為他最知心的朋友。

左圖/東港風景(局部) 1977 油畫 38×45.5公分

倚 在自家大宅院的門口，年幼的
劉啓祥，總是向眼前一望無際

的田野望得出神。劉家這棟佔地八百坪
的四合院大宅，主要的建築物是正中間
的二層樓洋房，建築考究宏偉，周圍遍佈
著涼亭、花台、噴泉和水池，扶疏的花木
將這裡圍成像城堡一般，但是這樣的大
房子，卻也把劉啓祥跟附近的孩童遠遠
隔開了。本來玩伴就少，在班上又是年齡
最小的一個，面對年長自己好幾歲的同
學，小小的心靈，很早就能體會寂寞的滋
味。常常在下課後及放假日，當其他小朋
友，成群結隊不知玩瘋到那裡的時候，劉
啓祥卻獨自一個人，在陽光下，安靜的享
受著帶草香的空氣，仔細地聽著和著草
動、鳥鳴的風聲，用心觀察隨四季變化
的大地。大自然深深觸動了這孩子細膩
的美感知覺，並且成為他最知心的朋友。

(圖片由創意力文化——「台灣回想」提供)



日據時代台南市西北角鳥瞰圖



劉啓祥台南柳營故宅

● 劉啓祥出身台南柳營的書香望族，祖先曾經做過官，他的父親劉焜煌是清朝的貢生，對中國傳統學問造詣相當深，日據時期，他擔任了區長的職務，對地方建設盡心盡力，教養子女更是紮實而且嚴格。劉啓祥不但在公學校（即現在的小學）接受日式教育，回到家裡，還得跟著父親特地聘請來的私塾老師學習漢學；此外，劉家的孩子們，還要認真實行一些應對的規矩及生活的禮儀，要是別家的小朋友，光著腳丫在路上跑跳著，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兒了，但劉家小兄弟背著家人將鞋藏在路邊，赤腳走路去上學，卻是會被責罰的行為呢。童年時光雖然缺少了頑皮淘氣的自由，但接受豐富的教養，陶冶出端重優雅的氣質，往後在人生路上，無論順境逆境，劉啓祥始終不變的，就是這份自小培養的定靜安詳態度，以及溫良曠達的心胸。

● 清代以來，柳營劉家不僅僅因為在政治及經濟方面的實力，才獲得台南第一世家的名聲，更重要的是，這個家族的成員，對於教育的重視，使他們的子弟能夠不斷的求進步。小時候，劉啓祥的親戚們，早有赴日留學的風氣，他們帶回來的西方現代文明，一點一滴自然地與日常生活融合著，劉啓祥的童年便浸潤在精緻的中西文化教養中。在一九二〇年代，西洋文藝在台灣社會可以說是非常不普遍的，然而那時劉啓祥卻能接觸西洋音樂，尤其在接受長輩饋贈的小提琴後，對音樂的興趣就更加濃厚了。然而到底從那個時候開始，才對西洋繪畫發生興趣呢？原來父親曾經從日本請來一位畫師到家裡來住過半個月，嚴肅的父親卻對他非常禮遇，而劉啓祥總是好奇地跟隨著他，瞧著畫師瀟灑的神態，以及父親面貌在他筆下顯得如此生動，不禁對畫家



1 幼年的劉啓祥（右）
與父親及兄弟合影
2 柳營故居內部一角
3 柳營劉家公厝後院一隅



的身份產生嚮往。其實台灣第一代西洋畫家之中，有很多人都是在唸中學的時候，被那些日本來的美術老師迷人風采所吸引，因而嚮往畫家工作的。其中最具影響力的，就是台北「國語學校」的石川欽一郎先生。

●在南部偏遠的鄉間公學校裡，很難遇到像石川這樣有名的畫家，不過，一個對畫畫有天賦的學生，倒是很容易在美術課中，被用心教學的老師發現。美術老師陳庚金，並不刻板地規定按照畫稿依樣畫葫蘆，而是用開放的教法來教導學生，有一次他要同學們畫太陽，大伙兒拿起筆來，畫出來的大都一個樣，不外是大紅色的圓圈圈，配上一些芒刺似的線條，

唯獨全班年紀最小的劉啓祥例外，因為平常愛沉思、好觀察，這回畫的又是他所深愛的陽光，於是他的作品富有創意，獲得老師熱切誇讚，也使他對繪畫更覺得



有信心了。

●童年生活雖然幸福，無憂無慮的時光卻隨著父親去世而消失，龐大的家產引發家族間繼承上的糾紛，這些紛擾與打

擊，使得十三歲的少年清清楚楚地覺醒到，再大的家產，不過是身外之物，只有豐富的學識，才是取之不盡、旁人無法爭奪的珍寶，若想在家族及社會上立足，非

得自立自強不可，於是心中萌發了赴日求學的念頭，這個想法立刻在第二年（一九二四年）公學校畢業後，獲得實現。

台南孔廟 約1954
油畫 32×41公分